



域外隨筆

李岫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域 外 随 笔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域 外 随 笔

李 岫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60,000 插页 2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194-8/I·532

定 价: 5.00 元

写在前面

1990年春至1992年春，我应邀赴日本讲学，任教于京都外国语大学，在京都生活了两年。其间，游览了东京、仙台、横浜、热海、松本、和歌山、大阪、广岛、长崎等著名城市 and 许多名胜古迹。日本的山水风光和日本人民的友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难以忘怀，这便是这些长短不一的散文随笔的由来。其中有几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和日本的刊物上发表过。

京都，离大阪不远，却是和大阪这个商业金融中心风格截然不同的一座城市。它整齐、洁净、古色古香，众多的寺院神宫、亭台楼阁与现代化的建筑错落相间，著名的豪华商场高岛屋、大丸与古朴的百年老店并存，在宽阔的马路旁仍然有青石板铺成的老街，大街小巷一年四季鲜花不断、绿树常青。为了保存古都风貌，京都不允许盖高层建筑，有关在京都驿盖高层车站的论证持续了很久。市里集中了全国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平安文化，因为京都是一千多年前的平安京。此外还保存了室町时代、桃山时代以及更久远的时代文物，有国家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的建筑物近200处，被列为“国宝”的建

筑物近 40 处，京都是日本文化的摇篮，被日本人民誉为“精神的故乡”。我有幸在这座古都生活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深为它的文化氛围所感染，很喜欢这座城市。我住的地方就在繁华热闹的四条大街西边，但离闹市区有相当距离，离秀丽的岚山则只需步行半小时，是介乎城市与郊区的地方，既方便又安静。站在我所住的公寓楼大阳台上，眺望四周，可以看到岚山、比睿山、鸕峰山、妙见山、爱宕山，京都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盆地里。往东有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流经市内的鸭川、桂川，两岸樱树成林。我和我的学生们、朋友们常常赞叹京都的古老文明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明年，1993 年，将迎来平安建都 1200 周年纪念日。这本随笔倘能出版，将是献给京都和京都友人的一件小小的礼品。

人间重友情。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里，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中有大学校长、学者、教授，有致力于日中友好工作的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建筑师、作家、翻译家、医生、市议员以及家庭主妇，有领退休金的老人，也有年轻的朋友，更多的是我的学生们。他们对中国怀着美好的感情，在各种场合、在不同的时候给过我很多帮助。无论是出席联合国的宴会，还是朋友的生日晚会，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一同参拜神宫，无论是大学的纪念日，京都的三大祭，还是松尾桥畔的篝火晚会，或赏樱、赏红叶，或上山采蘑菇，或徜徉海边，我们在一起谈历史、谈艺术、谈两国人民的友谊、谈 21 世纪，我们结下了十分深

厚的友情。直到我回国后，日本的朋友们仍不断来看望我，我和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通信。我时时记起他们，愿意写下他们。当我整理这几十篇随笔的时候，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我衷心地祝福这些朋友们，衷心地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在日本的两年间，我曾利用大学的假期赴美国作短期访问，之后又重返日本继续任教。集子里的最后几篇文章便是访美期间写的。因为同是写在域外，一并归入《域外随笔》。

收在集子里的 36 篇随笔，大致可分为五辑：一是京都一带的风物景致，二是关于日本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情况，三是记录了可贵的友情和世态人情，四、五是名城踪影。最后一篇《市声比较研究》是一个学究味的题目，这篇文章在京都写了一半，回北京后写完了后半，意在通过市声所传达的乡情表达我客居异邦时对祖国的爱和思念，可以看作本书的跋。

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感谢为本书提供资料和帮助过我的一切朋友。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秀丽的岚山	(1)
雨天的书	(11)
京豆腐钩沉	(17)
菜市场的早晨	(22)
花地球旅行	(28)
四季随笔(一)	(35)
四季随笔(二)	(49)
神社庙宇漫步	(66)
日本人的新年	(84)
日本高等教育一瞥	(91)
大学的毕业典礼	(97)
大学祭	(103)
忘年的朋友	(110)
关西学术研究城	(120)
鲁迅诞辰 110 周年仙台祭	(125)
八·一五,老兵来访	(134)

打年糕	(139)
我的邻居	(143)
替两位古人谋面	
——鎌仓行	(151)
记森川善一先生	(160)
“梅花树下醉歌”	
——和歌山行	(165)
小城故事多	(172)
二次战后的日本父亲	(183)
东京的象征——东京塔	(192)
梦·魔法·童话的世界	
——迪斯尼乐园	(197)
又见广岛，又见广岛	(203)
世界之窗长崎	(209)
神户人工岛	(214)
佛教圣地奈良	(219)
日本的肚脐眼——松本	(227)
松岛旅情	(236)
地狱迹喷火了	(242)
从东京到纽约	(249)
赌场与海洋	(260)
到NASA去	(267)
市声比较研究(代跋)	(274)

秀丽的岚山

初到京都，第一个拜谒的名胜就是岚山。

岚山，位于京都西北部的右京区。我的研究室在大学最西边，从宽大明亮的窗户望出去，整个岚山近在咫尺。从学校出发，骑自行车，用不了二十分钟，便到岚山脚下的松尾大桥了。

一个暮春的日子，樱花有的还残留在枝头上，我和我的同事们第一次到岚山去。风和日丽，桂川的水清澈见底，两岸油菜花一片金黄，空气中充满了潮湿、温煦和淡淡的薰香。我们决定不走桂川东岸的柏油马路，而走西岸的樱树夹道，踏着青青的草地走到渡月桥。这一天不知是什么日子，许多少女穿上花团锦簇的和服，脸上涂了厚厚的脂粉，也都朝岚山走去。美丽的少女、长满青苔的小督庵，这一切都告诉我，这是一个日本的春天，春天日本的岚山。

过渡月桥往北行，便是有名的龟山公园，它是岚山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沿蜿蜒的山路上去，在樱树、乔木和常青树的没有间隙的绿色之中，耸立着象征中日人民友谊的周恩来总理诗碑。当我们找到诗碑时，天下起濛濛

细雨，正好和周总理诗中的境界相吻合：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像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诗碑采用深褐色的京都鞍马石，造型庄重、自然，高1.3米，宽2.2米，厚4.5厘米，重5吨，加上底座，高达2.4米。碑前有很多花束，说明不断地有人来拜谒，有日本朋友，也有中国留学生，碑的反面刻着“为了纪念1978年10月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为了表达京都人世代代友好的心愿，在这渊源深远之地，建立伟大的人物周恩来总理的诗碑”。

诗碑把我们带回到七十多年前祖国风雨如磐的岁月。青年周恩来于1917至1919年怀着“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壮志，东渡扶桑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日本期间，他一方面领导了中国留日学生反对

段祺瑞政府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另一方面，他密切注视着十月革命的发展，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革命的新思潮，在“五四”运动的前夜，周恩来回到了祖国。他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影响下的日本“米骚动”斗争和朝鲜“三·一”独立运动，所以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氏曾经说：“周总理写的《雨中岚山》这首诗发表以来，不仅京都人民，而且整个日本人民都对这首诗产生十分亲近的感觉。它反映了周恩来总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后决心走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的名字，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尤其是日本人民，谈起周总理，感情都是很深的。周总理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许多外交原则、理论和主张，都是深入人心。为了纪念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也为了纪念周总理为中日友好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京都总局提出在京都岚山修建一座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京都日中科学技术者交流协会、京都商工会议以及京都市等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于是1979年组成筹建诗碑委员会，吉村孙三郎任委员长。吉村先生是一位在五十年代当中日关系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为中日友好开辟道路的经济界人士，他曾三次会见过周总理。为了选择建碑地址，他不顾95岁高龄，在儿子陪同下几次到岚山，终于在龟山公园内面对大堰川的这片绿树丛中找到了理想的建碑

地点。

1979年春天，樱花盛开的季节，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赴日访问，受到日本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当邓颖超副委员长和95岁高龄的吉村孙三郎先生同时揭下诗碑上的幕布时，突然一缕阳光穿过濛濛细雨照射在石碑上，重现了诗中“一线阳光穿云出”的情景，中日两国朋友在京都的《祇园小调》、东京的《江户日本桥》、中国的《北京颂歌》声中禁不住热泪盈眶。吉村孙三郎致辞说：“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建立在千年古都的岚山风景胜地，将使人们回忆起日中两国千年的友好往来。”“在日本人民心里，同中国人民有着一种割也割不断的联系。特别是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日中两国人民永远睦邻友好奠定了基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周总理喜爱的岚山建立这座纪念碑是很有意义的。它将成为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象征。”邓颖超副委员长说：“这次我来岚山，虽是第一次，但并不感到陌生，而是感到很亲切。这不仅因为岚山、园山是闻名世界的风景胜地，也不仅因为此时正是美好的樱花盛开季节，而是因为此情此景把我的思想引向60年前。就在那一年的四月五日，我的伴侣周恩来青少年时来到京都游览过岚山、园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你们这里绚丽的樱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千树万树同时开放，而又豪迈地无所留恋地谢去。这一切对他追求人间真理，给予很大的启示。他把当时感受写入

了几首诗中，借描写岚山景色的姣妍，抒发自己思想境界中看到光明的喜悦。”

此情此景，使我这个初到日本的中国人，更加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梦回星移，七十多年的岁月虽已过去，我们应当踏着周总理的足迹，为了中日友好的事业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细雨濛濛中，我们走下山来，踏着暮春的草地，回到市里去。这是我第一次到岚山。

第二次去岚山是在夏天，是我独自一人去的。

沿东海自然步道北行，前往大河内山庄的路上沿途都是“历史的风土特别保存地”，如发神社、大觉寺、清凉寺、寂光寺、曼荼罗山、落柿舍、野野宫等。高大的乔木十分茂密，有一段路甚至光线突然暗了下来，因为树木在高处交叉起来完全遮住了阳光，大树皮上长着青苔，攀着蔓生植物，游人很少，鸽子的咕咕声益发悦耳，其实都飞在很高的天空。

嵯峨野，我很喜欢这个名字。这里原指岚山到小仓山东麓之间大片的平原地带，后来听说平安时代的嵯峨天皇在大泽池一带修建了离宫，称为嵯峨院，又在大堰川附近修建了嵯峨天皇陵，因此，嵯峨野的范围便大大地扩大了。森林密布，溪流蜿蜒，风景如画。我信步往北嵯峨的出口走去。一潭深绿色的池水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是日本唯一的发神社——御发神社所在地，是龟山天皇御代（1259—1274）的发塚，建立它为了说明发是神赐的自然冠，在人身体最上部，人人都应爱护。有两个男孩在池旁

钓鱼，有两个白衣主持在采摘野花草。绕过一棵大山樱就是祭坛，我无心买签，让两个主持白白浪费了许多热情的客气话，我送给他们一大把沿路采摘的矢车菊算是答谢。每年4月17日是春祭日，11月17日是秋祭日，祭祀“黑发无病灾、健康长寿、家内安全、家庭圆满、商业繁荣、入试合格”，可惜现在是夏季，除了池边插了许多御发会的旗子外，是最冷清的时候。

御发神社往西，终于找到了嵯峨墓地，这是京都的文人名士长眠憩息之所，山坡上的墓碑一律坐西朝东，数了数，一共28排，每排11个墓穴，碑前有供香的地方，断不了有鲜花和清水，说明家里人常来看望，墓碑上刻着田中家的墓、竹内家的墓……等等，偶有一两老人来扫墓，口中喃喃，双手合十，日本人是很虔诚的，你如果到他的墓地表示敬意，他会对你千谢万谢。周围万籁寂静，只有微风、鸟鸣，连撒下的阳光都是轻手轻脚的。

继续沿小石子路前行，便到达小仓山寂光寺。该寺建于庆长元年(1596)属日莲宗教的寺院，顾名思义，优雅闲寂，来此祈愿捐款的不少，每年总在三十万人左右。有趣的是，如此清寂的寺院，门口贴了一张很大的广告画，画面主体是一顶被子弹洞穿的钢盔，下面写着“战争的真实”，破钢盔背后是一幅照片，蒲公英生长在绿草地上，有几株已经成熟，绒毛般的种子被微风吹起正飘向远方。青草的绿色与钢盔的褐色、新草的稚嫩与钢盔的残破、蒲公英的生命与弹洞的死亡、战争的残酷与寂光寺的

平和……这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张画是一个反战组织的宣传画，我想，它的用意在于告诉祈愿的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是最主要的，没有和平便谈不到其它的一切。

看来，我已经走到嵯峨野的最北端，再往前就没有路了。于是我折向东，走过颇长一段竹林。竹林高大参天，竹身长着各种苔藓，这便是自古闻名的野野宫竹林。虽然是炎热的夏天，走进竹林里，凉爽无比，一阵风吹来，那美妙的林涛竹乐让人心旷神怡。我第一次走在望不到边的竹林里听到风声、竹叶的簌簌声、蝉鸣的合奏，惊讶于大自然竟能演奏出这样美妙的让人如醉如痴的乐章，那种陶醉的喜悦简直不能自己。一直走到“嵯峨野起点”处写有“《源氏物语》旧迹”的地方，便是野野宫神社了。神社里挂满了祈愿牌，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结婚成就、良缘如意，属于良缘祈愿；二是写着高校合格、大学受验、博士合格的入学祈愿。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里，处处有朝拜、祈愿、祭祀，成为日本社会的景观之一。

京都的夏天是炙热的，然而岚山的夏天是凉爽的，如同在清凉泉水里浸泡过，不仅肌体就是记忆和思想也都变得清纯、凉快和新鲜。

第三次去岚山是在秋天，深秋的日子。是去拜访一位朋友陈。陈先生祖籍福建，今年60多岁，属于在日本居住的第三代华侨。他的祖父当年是两手空空只挑着一副扁担来日本经商的；到了他父亲一辈主要经营水果业及中国土产，发了家，腰缠万贯，在日本立足下来；他继承父

业，在京都、神户都有他的商号，经常往返于港、台、日本之间。

在大觉寺下了车，立即沉浸在满山遍野的红叶的秋色里。日本的红叶和北京香山的红叶不同，小而鲜红，像燃烧的火焰。陈宅就隐藏在大觉寺附近如火如荼的红叶丛中，一幢精致的二层楼的和风建筑。陈先生把我们让进二楼的客厅里，女儿端来茶和点心。原来陈先生的夫人不久前去世了，一切家务便落在尚未出嫁的女儿身上。我仔细端详，虽然是一间日式的客厅，但壁上挂着陈氏先祖的照片，和福建农村的家庭别无二致。我们喝着茶，陈先生说：“像我这样的中国家庭在日本还不少。”他是富商，但以和穷教授交往为荣。他毕业于著名的立命馆大学，儿子也是大学毕业，但祖孙三代都从商。他说：“年轻时我也信仰过社会主义，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现在老了，只希望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日中贸易更好起来。”闲谈一会儿，我们一同去大泽池赏红叶。

大泽池，静静地睡在秋的摇篮里，池里有仙鹤和鸭之类。雪白的羽毛，和岸上一簇簇红叶交相辉映，一幅如诗的画卷。“您这里真好，在这里居住是可以长寿的。”我对陈先生说。“我每天早晨四点起来就到神户去，总公司在那边，晚上八点才回来，你们不来，我很少到这里来转转。”我想，马克思老人的话也许是对的，珠宝商看到的是珠宝的价值，而艺术家看到的是珠宝的美。我不敢冒充艺术家，但我相信，作为水果商的陈先生纵使看到满树苹果

压弯了枝头，他首先想到的是一笔买卖可以成交，而不会长时间欣赏这秋的丰收圈的。这样说也许有点太不敬，因为陈先生毕竟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一位致力于中日友好贸易的商人。

从大泽池到落柿舍并不多远，我是主张散散步的。但陈先生坚持要用汽车送我去，在他，觉得这样才尽了地主之谊，在我，则为减少了拾野趣的机会而大为扫兴。正在等候他儿子把车开出来的当儿，突然天空云彩聚集，远方还有太阳，冷不防头顶上则落起大滴大滴的雨点。原来这是京都特有的“北山时雨”。每年从晚秋到初冬，当嵯峨野地区的暖气流上升时往往遇到北方吹来的冷空气，于是骤然间形成间歇性的时雨，这种雨常常发生在红叶红似火的深秋时节。我想起川端康成的《古都》里描写过那对孪生姐妹在北山杉林里遇到骤雨的情景，那场北山时雨改变了姐妹俩整个的命运，成为作家笔下着意刻画的典型环境。正当陈先生斥责儿子开车来晚了的时候，我却为自己被时雨淋湿而异常兴奋。在国内，我没有遇见过“巴山夜雨”，也没有遇见过“黎风雅雨”，在日本却遇上了“北山时雨”，好比在山场里看见了海市蜃楼，庆幸那车子幸亏来晚了，否则我将失去了挨淋的机会。

落柿舍并非什么豪华的建筑，不过是一座别有风味的山间草庵。原是17世纪著名俳句诗人向井去来的遗宅。去来是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的弟子，“蕉门十哲”之一。他按照自己诗作的意境，将一富豪的府邸改成草庵，并在周